

郑板桥丛书

郑板桥传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王庆德 著



鄭板橋傳

王庆德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板桥传 / 王庆德著. -- 北京 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039-5763-5
I. ①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郑板桥 (1693~1765)
—传记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8358号

郑板桥传

著 者 王庆德
责任编辑 王 红
封面设计 鲁 梅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电子信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84057690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新瑞利全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
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5.5
印 数 1~12000册
字 数 20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5763-5
定 价 48.00元

《郑板桥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迟昭厚

副 主 任：王庆德 王 刚

委 员：于云瀚 王延忠 王咏诗 王振民

吕俊峰 孙敬明 李明忠 来永生

钟耕民 胥正群 高永贤 蒯 宪

鲁 梅

主 编：王庆德

副 主 编：高永贤 蒯 宪 于云瀚 吕俊峰

责任校对：王咏诗

总序

郑板桥，名燮，字克柔，号板桥，江苏兴化人。家在城东门外，薄有田产。祖父为廪生，父亲教授塾馆，算得上耕读之家，书香门第。

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卒于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正值史家所称“康乾盛世”。其时，清王朝统治已得到巩固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，传统的社会形态开始孕育新的经济萌芽，新型经济又催生着新的人文精神。远离京都的扬州，地处长江、运河要冲，舟楫便利，物产丰富，手工业、商业十分兴盛。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发展。两淮盐运使衙门的设立，使盐商大贾群集，养士之风又吸引了一批批文人会聚于此。

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氛围，渐渐形成了以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扬州画派。他们的画作突破传统，张扬个性，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，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。在这个群体中，郑板桥是一位杰出的代表。

板桥一生，经历了“初极贫，后亦稍稍富贵，富贵后亦稍稍贫”^[1]的曲折坎坷。他抱定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报国”的志向，十年县令，爱民如子，绝苞苴，无留牍。《清史列传·郑燮传》称：“有循吏之目。”

对板桥的诗文书画，《清史列传·郑燮传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：“善诗，工书画，人以‘郑虔三绝’称之。”

板桥的诗文，自出己意，直抒血性，同情人民，鞭挞荒淫无耻，“民胞物与”的情感真挚而又强烈。毋庸讳言，其中是有些许悲观彷徨、风花雪月之作，但关注民瘼，为百姓歌哭是其主体，故而广为传颂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。

板桥的书法最能体现他那“怒不同人”的个性。自道：“字学汉魏，崔蔡钟繇；古碑断碣，刻意搜求。”经千锤百炼，凝成了篆隶楷行相参，以隶楷为主的“六分半书”。对这种书体，虽认识不尽一致，但确是别开生面，前无古人。《桐阴论画》评之曰：“一字一笔，兼众妙之长。”

板桥绘画以兰竹石为主，尤精于竹。自谓：“不学他技，不宗一家，学之五十年不辍。”他师法造化，继承传统，提出了“眼中之竹、胸中之竹、意中之竹、手中之竹”的画竹四阶段论，刻意求变求新，为兰竹写生写神，形成了兀傲遒劲，疏朗劲峭，清高幽洁的自家面貌，有“郑竹、郑兰”之誉。

综观板桥之为人为政为文为艺，“立功天地，字养生民”是他人生的价值追求；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是他忧国忧民的人本情怀；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是他不同流俗的艺术风格；“搔痒不着赞何益，入木三分骂亦精”是他形象化的批评原则。

近百年来，研究板桥的专著虽不能说汗牛充栋，却也不下几十种之多，散见于报刊的文章更以千百计，可以说对板桥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但恕我们孤陋寡闻，至今尚未见到一套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郑板桥的丛书。

板桥“七载春风在潍县”。他主要的政治生涯在潍县，文学艺术的成熟期亦在潍县。板桥重归扬州后，有许多思念潍县的文章。二百多年来，潍县人亦没有忘记板桥。清代即入三贤祠祭祀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博物馆有专题陈列，纪念馆已开工建设，不久即可落成。为全面反映板桥的生平与艺术成就，使“古镜今鉴”，繁荣文化生活，增强执政为民之理念，潍坊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动议、策划，并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由其具体负责，山东华安集团有限公司斥资襄助，历时四年，编纂了这套《郑板桥丛书》。

《丛书》包括《郑板桥传》、《郑板桥诗文集注》、《郑板桥年谱》、《郑板桥书法集》、《郑板桥画集》、《郑板桥研究文集》，共六卷。《传》以板桥的经历为主线，以诗文证史，力求反映一个较为真实的板桥。《诗文集注》之诗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《郑板桥集》所载，另又选注对联130副，以求较全面地展现板桥的文学成就。注释力求简明，凡典故尽可能注明出处。《年谱》参考存世之作并有所突破。如对《四时行乐歌》进行了考释，添加了有关科考的内容，对讹误作了订正。板桥之书法绘画多有印行。此《丛书》之《书法集》、《画集》收集更为广泛，鉴别更加严格，为方便阅读欣赏，均加了释文。《研究文集》从不同的侧面精选论文23篇，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研究板桥的成果。卷后附部分未选篇目，以方便读者查阅。

《丛书》撰写的过程中，中共潍坊市委、市政府给予了关心和支持；一些专家学者帮助审阅稿件，提出了宝贵的意见；板桥故里以及曾任职的范县协助考察，提供了珍贵资料。是各方的关爱方使《丛书》得以完成，在此一并谨志谢忱。

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限于水平，《丛书》中不当、不确、遗漏，甚至讹误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潍坊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

2013年5月13日

注释

[1] 此处及后文中未标明出处者，皆引自郑板桥诗文。



郑板桥画像
(摘自《清代学者像传》)

目 录

第一编 新篁风雨 (1-39岁)

第一章 耕读之家	003
第二章 刻苦竖立	007
第三章 秀才塾师	014
第四章 落拓扬州	020
第五章 壮岁游历	029
第六章 出世《道情》	037

第二编 劲节凌霄 (40-49岁)

第七章 南闾捷音	047
第八章 红袖金樽	057
第九章 焦山苦读	064
第十章 终葵进士	072
第十一章 君子相磨	082
第十二章 亲王割肉	092

第三编 枝叶关情 (50-60岁)

第十三章 琴理范县	103
第十四章 官闲弄笔	113
第十五章 赈灾潍县	124
第十六章 文关民瘼	133
第十七章 判牍留史	141

第十八章	锁院唱和	149
第十九章	衙斋游艺	158
第二十章	乞疾归去	173

第四编 老竿拂云 (61-73岁)

第二十一章	重返扬州	183
第二十二章	虹桥修禊	190
第二十三章	生时熟时	197
第二十四章	润例鬻艺	206
第二十五章	老笔非凡	213
第二十六章	衰骨苍寒	219

遗响

遗 响	231
后 记	236

第一编
新篁风雨 (1—39岁)



第一章 耕读之家

江苏兴化，古称昭阳。这里春秋末为吴地，后属楚。楚将昭阳率兵攻魏，连克八城，战功卓著，楚王“乃裂海滨之地为之食邑”。此地便因人而名之曰“昭阳”。五代十国时，取隆昌教化之意，更名“兴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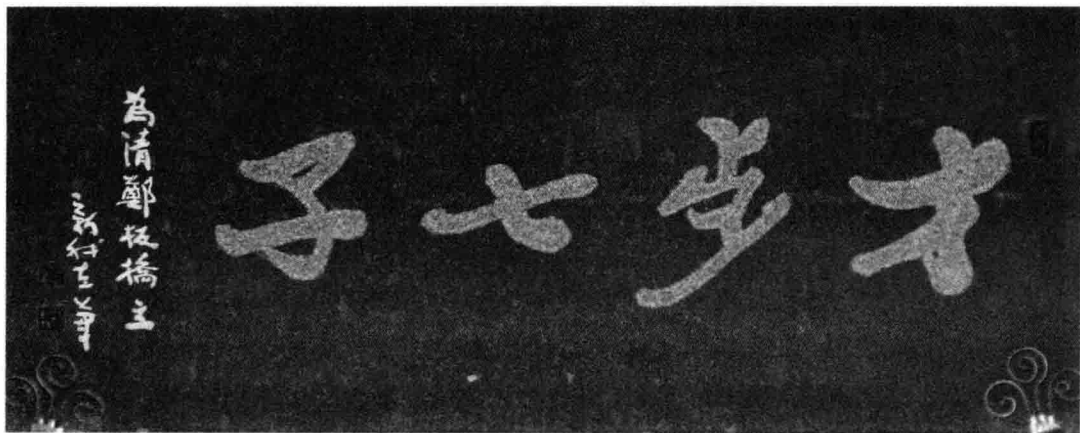
兴化滨江临淮，又靠古运河，境内湖荡密布，河港纵横，是一个富饶的水乡。因城形似荷叶，又称之为“荷叶城”。

城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柄荷叶，大街小巷如荷叶的脉络，高高低低的楼宇瓦舍，宛如浮在叶子上大大小小的水珠，不用说住在那里，想一想都觉得像是一首诗，而城中的四牌楼就是这首诗的诗眼。

四牌楼立在城中央，当南北东西之通衢。楼两叠重檐，八出翼角，四脊攒尖，内悬匾额四十七方，旌表自宋元以来的“省阁名公、朝廷元辅、谏垣台宪、秘书藩臬、心膂股肱之佐”。站在四牌楼下，就会感到这是一个缙绅渊薮、人才都会之地。

四牌楼西南侧一匾，文曰：才步七子（见附图一），这就是乡邑以明后七子^[1]称誉郑板桥的。

郑板桥家城东门外，门前有清溪流过。溪水如练，溪堤如线，溪侧水草丰茂，蒹葭苍苍，杨柳婆娑里鸟飞鱼跃，菡萏飘香。东南望不远处，文峰塔巍然而立。向西南约半里是百花洲，洲上古木森森，杂花似锦，那里有后七子之一宗臣读书处。在那浩渺的烟



才步七子（附图一）

波里，碧水花洲映着古塔，渔人农夫和着学子琅琅读书之声，有诗意，又有几分画境。

缘于门前溪水，而架以石板桥，在此聚族而居的郑氏，便称“板桥郑”。郑燮，字克柔，即以板桥为号。后名为号掩，初名江浙，后名全国，声播中外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郑氏先世居苏州，明洪武年间迁居兴化。据《昭阳郑氏谱》云：郑重一、重二兄弟“洪武年间，自苏州阊门，播迁兴化，住居汪头”。《明史》卷二《太祖纪》记载：洪武三年六月辛巳，“上谕中书省臣曰：苏、松、嘉、湖、杭五郡，地狭民众，细民无田以耕，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。临濠，朕故乡也，田多未辟，土有遗利，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，就以所种田为己业，官给牛、种、舟、粮，以资遣之，仍三年不征其税，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”。《谱》与史书在时间、外迁地点上基本相合。临濠即凤阳，郑氏在这次大迁徙中，重一、重二兄弟迁到了距凤阳不甚远的兴化。不久，重二迁往九江府。

兴化的郑氏有三支：一为“铁郑”，一为“糖郑”，东门一支即“板桥郑”。这一脉繁衍甚快，到板桥历十二代，已有“南门六家，竹横港十八家，下佃一家”，连同东门本宅已近三十家。

后来板桥在追溯先祖时，曾自署“荃阳郑”。他有一方印章名曰“荃阳郑生”。他说“荃阳郑，有慕歌家世，乞食风情”^[2]。又说“老去依然一秀才，荃阳家世旧安排”。他还尊南宋末年颇具民族气节的著名诗人画家郑思肖^[3]为“吾家所南先生”，自述“画兰竹之妙，始于所南翁”。也有一方印章名曰：“所南翁后。”这些说法都乏稽考，似乎有一点像李姓的皇帝，认自己的祖先是老子差不多。这倒也无可厚非，其可信度就很难说了。

至于说到远祖是郑玄^[4]，更乏根据。据黄倬成先生考证，昭阳郑氏曾有祠堂名“书带草堂”，今兴化尚存《昭阳书带草堂郑氏族谱》。郑板桥也治了一方“书带草”印章。所谓“书带草”，是指经学大师郑玄“教授不其山，山下生草大如韮，长一尺余，坚韧异常，土人名曰‘康成书带’”（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）。郑玄师生常以此草捆书。因了郑玄的大名、大学问，其后有郑姓人士，不论是否郑玄后裔，常用“书带”之典。如：清代杭州人郑江，室名“书带草堂”；民国浙江省嵊县人郑昶，有“书带草堂”印章。兴化郑氏称祠堂为“书带堂”，这都不能认为是郑玄后裔。板桥晚年有一首题黄慎画丁有煜像诗，其中一句“嗟予不是康成裔”，已经明言自己与郑玄没有血缘关系。

板桥家世先是“无田产者”，故在迁徙之列，到兴化后渐向士人转变，这是较为确切的。

从郑重一算起，到第九代郑毓瀛是“文林郎”，十代、十一代都是“文庠”。板桥的祖父郑湜，字清之，曾任儒官。儒官是掌管学务的官员或官学的教师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有言：“儒官容易署，秃笔不教闲。”似指官学的教师。不管是掌管学务的官员，还是官学的教师，没有文化的人是不会掌管学务，更不会执鞭教学的，一定是位饱读经书，在县里有一些影响的文化人。可他的文名大约未出乡里，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。他去世时板桥尚小，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。其故时，未勘下墓地，及到板桥年长，确定墓地后才得正式安葬。板桥在他中举以后写的《怀舍弟墨》的诗中写道：“前年葬大父，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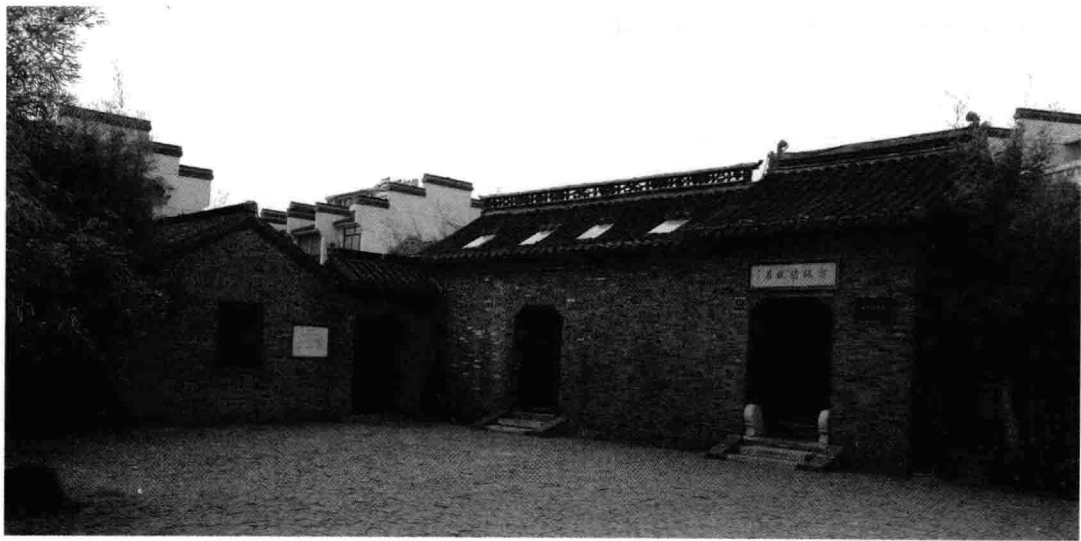
有金蛤蟆，或言是贵征，便当兴其家。”除此之外，在他的文字中再难见到祖父的痕迹了。

板桥的父亲郑之本，字立庵，号梦阳，廪生，也就是通常说的秀才。廪生由政府按月发给四两银子，叫做廪饩银。一个县的秀才也就二三十人，成了秀才，在乡里就很有名望了。他设馆教书，于之求学者甚多。板桥在其《自叙》中不无自豪地说：“以文章品行为士先。教授生徒数百辈，皆有成就。”

母亲汪氏，板桥在其《自叙》中这样述说：“板桥外王父（即外祖父）汪氏，名翊文，奇才博学，隐居不仕。生女一人，端严聪慧特绝，即板桥之母也。”看来板桥的母亲也是出自书香门第。

家中有官府的些许补贴，教书又有较为稳定的收入，还有一些田产，雇人耕作，农忙时家中老少齐动手，故而生活还是殷实的。东门外的宅院，被称作“郑家大堂屋”。尽管墙是土坯的，顶是草苫的，可足能遮风避雨，且庭院宽敞，堂屋明亮，厢房、耳房皆有，排列也算得上得体。板桥的家，算得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耕读人家。

如今的郑板桥故居显然是经过修缮的。虽然土坯换成了青砖，茅草换上了黑瓦（见附图二、三），但大致的规模是没有变化的。在翠竹掩映里，门楼高起，户对分立，台阶泛着青光，大门斑斑驳驳，虽铺地青砖有的已经破碎，可那四壁合围的院墙，却隔住了墙外的喧嚣，“古板桥”石刻嵌在壁间，厚厚的包浆记载着岁月风雨。南墙上高悬石匾，题曰“聊避风雨”，是板桥的书体，显然是修缮时补上去的，却也道出了主人的本意。面南的大堂屋，挑檐出厦，木质的三开门，黑漆虽已脱落殆尽，那坚实的木质仍显示出幽幽的古韵。正厅中，一张硕大的方桌，两把敦厚的太师椅，壁上为名人的画幅，大家的对联，透着一股浓浓的文人氣息。东西两间是主人的卧室，妆台仍在，床幔犹存，似乎主人刚刚离去，暮色降临时还要回来。堂屋东侧是小书斋，一张旧木桌，一把老木



郑板桥故居外景（附图二）



郑板桥故居大门（附图三）

椅，两个小书橱，架上十几卷图书，画缸内七八轴字画，极有条理地静在那里。笔架上的几支毛笔，显然是洗过后挂上去的，一经浸水就可濡墨挥毫，寄兴丹青。书斋对面的南墙下是一丛碧绿的竹子，生机勃勃，越过了短墙。郑家从九代开始的“文林郎”、“文庠”、儒官、秀才，都是在这里读书的。板桥在后来的多次题竹中所述的景况，也一定是以此为背景的，他说：

余家有茅屋数间，南面种竹。夏日新

篁初放，绿阴照人，置一小榻其中，甚凉

适也。秋冬之际，取围屏骨子，断去两头，横安以为窗棂，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。风和日暖，冻蝇触窗纸上，冬冬作小鼓声。于时一片竹影零乱，岂非天然图画乎！凡吾画竹，无所师承，多得于纸窗、粉壁、日光、月影中耳。^[5]

就是这样一个家世，就这样一个院子，康熙三十二年岁在癸酉（1693）十月二十五日子时，板桥降生了。后来也没有大贵，故没有祥云降临、梦中童子入室而妊的传说，可这一天的日子倒也不错，是雪婆婆的生日。添丁增口，一家欢庆自不必细说。可能是为了好养，给他起了一个颇俗气的乳名：麻丫头。祖父郑湜捻着胡须，斟酌推敲，颇费了一番心思，在《尚书·洪范》中找到了“夔友柔克”这句话，取名“夔”，字“克柔”，意思是“夔，和也。世和顺，以柔能治之”。祖父对这位长房长孙寄予了无限的期望。而板桥也没有辜负祖父，只是走的道路艰辛而崎岖了些。

注释

- [1] 明七子：明代嘉靖年间，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号前七子；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号后七子。
- [2] 引自郑板桥词《沁园春·恨》。以下凡引板桥之诗文不再注。
- [3] 郑思肖：字所南，初以太学上舍应博学鸿词科，刚介有志操。宋亡，隐居吴下，自称“三外隐人”，与客交必南向。善绘兰。
- [4] 郑玄（127—200），字康成，高密人，东汉经学大师。
- [5] 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郑板桥《雨后新篁图屏风》墨迹。

第二章 刻苦竖立

一个殷实之家，何故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困顿了呢？主要是因为病灾。板桥在后来写的《七歌》之二中有这样的话：

儿昔夜啼啼不已，阿母扶病随啼起。

婉转噢抚儿熟眠，灯昏母咳寒窗里。

看来，板桥的母亲患的是肺癆。人类征服肺癆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，在那时得上这种病就只有等着。这位年轻的母亲看看共同生活没几年的丈夫，再看看怀中的娇儿，想到就要别夫抛子，永远地离开人世，心就如同刀割一样。她终日以泪洗面，夜里更是泪湿衾枕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求神拜佛，呼天哭地，了无作用！“我生三岁我母无，叮咛难割襁中孤”。尽管面对的是不懂事的麻丫头，还是叮咛了再叮咛，亲吻了再亲吻。那眼中的泪水，拭了再拭，仍然滴在麻丫头的小脸上……难割难舍，难分难离，可神鬼不灵，苍天不明，这位“端严聪慧特绝”的母亲，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寰。这时的麻丫头还“登床索乳抱母卧，不知母歿还相呼”！而娘亲是再也不能吻，再也不能抱，再也不能喂了，她长眠不起了。这凄惨的一幕烙印在了板桥的心上，永没消去。

病没有治好，钱没有少花。治病花钱，治丧也要花钱，父亲的续娶也必须花钱。殷实之家渐趋衰弱了。

父亲是一个本分的文人，家里有了变故自己承受，教馆里的孩子还是要按时授课，板桥只好由乳母来抚育。

乳母费氏，是板桥祖母的侍婢。这是一位善良、淳朴的妇人。看到幼年丧母的麻丫头实在可怜，便挑起了抚养的担子。板桥在《乳母诗序》中说：“时值岁饥，费自食于外，服劳于内。”看来乳母离板桥家不远，为了不给板桥家增加负担，在自己家里吃完饭，再到板桥家做活，照看板桥。有时也带板桥到街上买饭，或领到自己家中吃饭，而且是先让板桥吃了以后，自己家人再吃。《乳母诗序》这样记述：“每晨起，负甕入市中，以一钱市一饼置甕手，然后治他事。间有鱼飧瓜果，必先食甕，然后夫妻子母可得食也。”在费氏自己家境非常困难的时候，丈夫要费氏离开板桥，“乳母不敢言，然长带泪痕”（《乳

母诗序》)。又过数日，乳母实在不能坚持了，她“取太孺人旧衣溅洗补缀，汲水盈缸满瓮，又买薪数十束积灶下，不数日竟去矣。燮晨入其室，空空然，见破床败几纵横；视其灶犹温，有饭一盞、菜一盂，藏釜内，即常所饲燮者也。燮痛哭，竟亦不能食矣”（《乳母诗序》）。不需反复述说，也不需刻意描绘，板桥的一段白描，几声长哭，腹中饥馁，却抱饭盂而不能下咽的景况，能不让人悲悯，能不让人潸然？

又过了三年，家境好转，乳母归来侍奉板桥的祖母，且“抚板桥倍挚”。第二年乳母的儿子任操江提塘官（八品），几次来接他的母亲去官舍奉养，费氏始终未去，皆因“太孺人及燮故”。后来板桥中了进士，这位乳母高兴地说：“吾抚幼主成名，儿子作八品官，复何恨！”（《乳母诗序》）她享年七十六岁，无疾而终。乳母是侍女，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道德的女人，更是一位善良的母亲。即使那些反对旧道德、充满了新思想的人，也会看到她女性的光辉。板桥后来做了官，仍然念念不忘这位乳母，不忘乳母背负他买饼的日子。他在《乳母诗》中说：“食禄千万钟，不如饼在手。”

在板桥的少年生活中，还有一位女性是不可忽略的，这就是继母郝氏。

在板桥生母去世后的第二年，父亲续娶盐城郝家庄郝氏，这位继母忍辱、贤惠，可谓不可多得。后母有许多难处之事、难言之隐，这位郝氏却处理得贴切恰当，视板桥如同己出。看到后母，自然想起自己的生母，调皮而又任性的麻丫头，生出许多事端来，而继母郝氏的态度是忍让和爱抚。“时缺一升半升米，儿怒饭少相触抵；伏地啼哭面垢污，母取衣衫为湔洗。”（《七歌》之三）郝氏回娘家时还带了调皮的麻丫头到郝家庄去，让族叔郝梅岩开导。郝梅岩是名儒，雍正年间进士，御赐金匾“文压徐淮”。板桥在这里受到了不少点拨和教益。后来板桥赠给郝梅岩先生一副对联，联曰：“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梅无仰面花”，以示对先生的仰慕。

但是，太可惜了，这位既体恤板桥生活，又领板桥问学的继母，在板桥十五岁的时候也不幸因病离去。板桥痛心疾首，在《七歌》中他含泪吟道：“无端涕泗横阑干，思我后母心悲酸，十载持家足辛苦，使我不复忧饥寒。”

在板桥的童年，叔父对他也是十分关爱的。

叔父郑之标，字省庵，得子甚晚，颇爱板桥。男孩子的童年多是顽皮，板桥还要加一个“更”字。“倦书”、“逃药”是常事，“洩溺”、“恶卧”也不鲜见。持事严谨而又望子成龙的父亲自然少不了责骂甚至触及皮肉，这个时候叔父就成了他的保护伞，背负着他东躲西藏，他在《七歌》之四中写道：

有叔有叔偏爱侄，护短论长潜覆匿。

倦书逃药无事无，藏怀负背趋而逸。

布衾单薄如空囊，败絮零星兼卧恶。

纵横洩溺漫不省，就湿移干叔夜醒。